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
### 第十六回 感知遇少年訴身世 證鴛鴦太後認親人

話說狄青聽得潞花王將龍駒賞賜與他，心中大喜，拜講道：“啟上千歲爺，既蒙惠賜，還要求賞一個駒名，未知可否？”潞花王道：“此馬乃在月色光圓之下所得，即取名現月龍駒便了。”狄青聽罷，欣然下階，與眾侍臣站立。當時天色亮了，王爺吩咐，帶龍駒人後槽餵料。內侍領旨，牽駒而去。是日，潞花王復潔詢小英雄道：“狄青，看你青年俊美，不意有此奇能，家中父母還存否？作何生理度日？幾時得到仙山，拜著老祖為師？今朝降服了龍駒，免了園中忙亂，皆你之功力，明天奏知聖上，定有獎賞。”狄青見問，即道：“啟稟千歲爺，小人祖上，原不是無名之輩，世籍山西太原府西河縣小楊村。祖父狄元，曾為兩廣都堂。父親狄廣，官居總鎮。不幸相繼而亡。小人九歲便遭水難，母子分離，幸得仙師救至峨嵋山學藝，前後七載。上月七夕間，奉師命下山，一到汴京，自得親人相遇，豈知親人不見，反被奸臣謀害。”

當時潞花王還要再盤問他幾句，忽聞說太後娘娘請千歲爺進見。他一路走回宮內，喜欣欣的朝見母後娘娘。太後開言道：“王兒，方才宮監報明，已經有一位英雄漢收服了妖魔。”潞花王道：“臣兒稟知母後，此人年輕，武藝無雙，名喚狄青，山西人氏。他家原非下等之人，世代為官，乃一位貴公子。又得仙師帶至峨嵋山學藝。這英雄果然收服龍駒，此皆韓吏部所薦。”狄太後聽了道：“此人名喚狄青，山西人氏麼？”潞花王道：“山西省太原府西河縣小楊村人。”太後聽了，沉吟自語道：“我想小楊村地名，乃是我的家鄉，一村中沒有別姓，單有狄姓一家。且數年之前，只聞水漲山西，西河一縣全然淹沒，料者我狄姓之人，盡遭水難，也未可知。莫非此少年英雄從水中逃脫了不成？他又名狄青，有些蹊蹺。”便道：“孩兒，你可問他祖上父親名諱否？”潞花王想了一會，道：“兒也曾問過他，他說祖上名狄元，曾為兩廣都堂。父名狄廣，官居山西總兵。”當時狄太後一聽此言，連說：“不錯，不錯！”言未畢，紛紛下淚，愁鎖雙眉，呼道：“王兒，速傳旨，令狄青進見。”潞花王不明其意，忙問：“母後傳他進見何事？”狄太後說道：“王兒呀，攪他所言家世，乃是為娘的嫡親兒了。故要詢他一個明白。”潞花王聽了，反覺驚駭，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即宣呼他來，問個明白便了。”即傳旨召進狄青。太後娘娘坐於珠簾裏面，潞花王坐於外邊，狄青膝行而進，跪倒宮前，不敢抬頭仰面。便有太監一名，傳言道：“狄青，太後娘娘問你，你是山西省人，那一府？那一縣？那一鄉？那一莊？祖宗三代名諱，官居何職？母親何姓？如今在否？一一奏明上來。若有藏頭露尾，不免自取罪戾。”

當下狄青不語，暗想：這太後娘娘，盤問得奇怪，因何盤這起我的家世來？但其中意思吾難猜測，且說出真情來，若論是吉是凶，只得聽命於天了。於是將祖父母姓氏官職一一奏明。又說並無叔伯弟兄，止有長姐金鸞，早已出閣，次姐銀鸞，早已夭亡。太後娘娘聽到此處，便問道：“你既無叔伯弟兄，可有姑母否？”狄青答道：“姑母是有的，只幼時聞母親說，進入皇宮，早已歸天了。”太後娘娘聞言，暗暗慘然，淚珠滾滾，嗟嘆一聲。又暗思道：既說進入皇宮，為何又說早已歸天了？於是又問道：“你既知姑母故世，死於何時？得何病症而死？”狄青道：“只為先皇點選秀女，進朝時，小人年幼，不知詳細。至稍長時，只聞母親說，姑母進京之後，即已歸天。”

原來此段情由，上書已經敘明，當時被選進宮時，聖上將狄氏賜配八大王，孫秀暗中播弄，狄廣中其奸計，認真以為妹子已死，故狄公子長成八九歲，孟氏夫人也告知他姑母身死於進宮之後。如今狄青見問，即如是而對。狄太後聽了，一時也猜摸不出，但其餘說話，一一吻合。不覺肝腸欲斷，帶淚呼道：“狄青，你既是狄廣之兒，有何憑據？”狄青一想，便道：“稟上太後娘娘，小人有家傳血結玉鴛鴦一隻，幼年時，母親與我佩繫於身。曾記鴛鴦原有一對，雄的留下，雌的送與姑母進朝，但不知姑母故後，雌的落於何處。”太後帶淚，將身上所佩那只雌的鴛鴦摘下，命狄青將雄的獻上來，仔細一看，真是一雙無異，一色無分。

太後娘娘看過此寶，傳旨命將珠串卷起。狄太後珠淚盈腮，抽身出外，連呼道：“侄兒啊！”狄青見如此光景，登時發呆惶恐，伏倒塵埃，開言不得。早有潞花王見母後喚他侄兒，自然不錯的，即起立說道：“請起！”狄青道：“千歲，小人乃一介貧民，還祈不要錯認了。”太後娘娘聽了，帶淚雙手扶起狄青，呼道：“侄兒啊，老身即是你的嫡親姑母，你方才說的家世一一相符，且有這玉鴛鴦為證，不錯的了。何用疑惑，速速起來相見。”當下潞花王微微含笑對狄青道：“真是骨肉重逢，不期而會，皆由天賜，何必多疑？”即呼內侍備下香湯，侍狄爺沐浴，又命宮娥取套衣冠。宮人啟稟：“千歲爺，不知用什麼服式與狄爺更換？”潞花王道：“即取孤的服式，與狄爺更換便了。”內監宮娥領旨去了。

這時太後娘娘手挽狄青，呼道：“我那侄兒，作姑母的今日與你相見，如見你爹娘一般。喜得你長成，得延一脈，生得一表堂堂，威風凜凜，若非韓琦圓夢，逆龍作祟，今日怎能姑侄相逢？”狄青呼道：“千歲爺。太後娘娘啊，吾實無姑母的，只恐錯認了。”狄太後言道：“你方才說有姑母的，怎麼又說沒有，是何道理？”狄青道：“姑母原是有的。”太後道：“如今在何處？”狄青原要說出已經身故，便思他如此相認，又不好如此說，只得轉口道：“只是進宮之後，一直信息全無，不知詳細了。”太後呼道：“侄兒啊，我是你嫡親親姑母，兩無錯訛的了。我生身故土小楊村，與你父身同一脈，我父官居兩粵都堂，有家傳玉鴛鴦一對。況我進宮之後，並無差池，山西那時進宮秀女，並無第二個姓狄的，我想來決無舛錯，你還疑惑不認麼？此時尚有巧合成對玉鴛鴦足以為據，一些不差，雌的我所收拾，雄的你母謹藏，若非這玉鴛鴦，幾難相信了。”狄青暗慎，師父之言驗了，果有親人相見。於是連連叩首，呼道：“姑母大人在上，侄兒不孝，罪大如天。只為侄兒九歲時，母子分離，六親無靠。後得王禪老祖救脫水難，在峨嵋山學藝七年，今朝不期而會，與姑母相逢，何異旱苗得雨、枯木逢春，實在不勝欣喜。”當時潞花王更喜形於色，上前拍拍狄青肩道：“太後與你初見，弟不知是表兄，多有委曲，以後只以弟兄稱呼便了。”狄青道：“豈敢如此僭越，貴賤懸殊，決無此理。”潞花王道：“既是至親，何分貴賤！”狄太後道：“侄兒且起來，沐浴更衣，再行相見。”狄青領命，辭過太後母子，侍官領他沐浴慢表。

當下狄太後呼道：“王兒，你且看此鴛鴦好否？分別多年，今日始得成雙。”千歲爺將鴛鴦接來細看，連聲稱妙，只見光彩閃爍，口吐霞光，即說道：“請問母後，此對鴛鴦既是一件寶貝，不知此物產在何方？”狄太後道：“孩兒，此對鴛鴦，原出於北番外邦，進貢朝廷，先皇欽賜與你外公，為娘得了雌的，雄的留與你舅舅。為娘時時想念雌雄兩寶，以為沒有會期，豈料鴛鴦今日重逢，追思昔日，倍覺慘然。”潞花王道：“這卻為何？”狄太後道：“王兒有所不知，此對鴛鴦，狄門已經傳了三世，真是鎮家之寶。今日為娘見鞍思馬，你外祖母與舅舅得病而亡，倒也罷了，只是你舅舅遭殃被水而亡，骨肉沉流波底，不得共享安閒，那得不傷心啊！”潞花王稟道：“母後且免愁煩，今喜得表兄長成，氣宇不凡，外祖、舅父母留得英雄好後裔，此乃天不負善良之報。況表兄生得如此品貌昂昂，何難光前裕後。待明日進朝奏知聖上，封他一員大將，還有那個敢欺侮他？”狄太後道：“王兒，說什麼武將，明朝傳我之命，要當今封他一個王位。如若不封，說為娘的必定要動氣了。”潞花王應允，狄太後又道：“韓吏部洞明算理，圓夢準驗，如今且請他回府去。若贈他金帛財寶，諒他也不領受，須奏知當今升調，以獎其勞。”

正言語間，狄青沐浴更衣，穿著潞花王服式，看來愈覺威儀赫赫，即上前拜見姑母。太後娘娘見了，心花怒放，當時表兄弟一同敘過禮，宮人內監，俱來叩見狄王親。太後娘娘又呼：“侄兒，且往前殿會宴後，再來敘談。”狄青領命告辭，退往前殿去了。當時日已正中，潞花王帶著笑臉，把情形傳知韓吏部，著他先歸衙署，候日加封，即差內官送他回府。此時韓爺喜悅萬分，不覺暗暗稱奇說：“那知狄太後即狄廣哥哥之妹，陳琳奉選回朝，已將二十年，老夫亦未深知，誰料我詳夢，卻如此神準。”

不表韓爺欣悅，卻說潞花王陪伴狄青筵宴，弟兄開懷暢飲，自未刻言談交酢，不覺斟酒數巡，已是時交二鼓。用過夜膳，潞花王傳令內監宮人，不必多人在此伺候，只留下四名侍官，伺候狄王親。

潞花王辭別回宮安寢慢表。卻說狄青已經飲酒過多，雖酒量不低，他的酒性卻不甚好。大凡酒量與酒性，卻有兩般之別，吃酒多而不醉者為之好酒量；吃酒多，醉而不狂暴者，謂之好酒性。狄青的酒量雖高，而酒性卻也平常，前者在花樓上打死胡公子，也

因酒性平常之故，如今又要因酒後弄出事來了。當夜宴畢，已有三更時候，他仍未安寢，卻於燈下想起了兩個奸臣，因道：“孫兵部、龐太師啊，我與你一無瓜葛，又並無冤仇，為什麼二次三番，要害我性命！”越想越怒，大呼：“可惱！可惱！你這兩個惡毒之賊，真難涵容，今夜必要斬了這狠毒奸臣，以免後患。”當時怒氣衝衝，即要抽身，便呼侍官兩人，快提燈籠，便要出府。侍官稟道：“狄爺，時交三鼓了，要往那裏去？”狄青到底醒中已醉，醉中又醒，暗想倘若言明要往殺孫兵部，他們必不肯與我去的，不若哄騙他們，便說道：“往韓吏部府中去便了。”

欲知狄青如何殺孫兵部，且看下回分解。